

张隽与《古今经传序略》

赵 克

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明末清初张隽所编录的《古今经传序略》手抄本。是书既无刻本，也不见有别本，十分罕见。书前右下方钤有“竹垞读本”长条图记，可知是书曾为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（号竹垞）所收藏。又每册首页下方均钤有“潘仲宾”藏书印章一方。

全书正编、补编合八册，为十集，不分卷。书高十七厘米，宽十三厘米，竹纸。每半叶十四行，每行三十一字，字为蝇头小楷，书写精整，篇帙完好。

第一、二册，按照甲集、乙集、丙集、丁集、戊集顺序编排，为正编前五集，共收录经书序跋三百余篇。书前有全书目录及《目录序》、《序》（实为前五集小引）各一篇。其《目录序》云：

自夫子赞《易》序《卦》，有《诗》大小序，有《尚书》序。其后作者率以序终之。如《孟子》由尧舜章，《庄子》天下篇，则其例也。太史公、班固因之，既在正文，不以入略。今所录者，或附或离，或著或否；或因序以征书，或书亡而序在。其别十有二：曰序、曰引、曰读、曰赞、曰录、曰题、曰跋尾、曰发题、曰书后、曰断篇、曰表奏，述一书之梗概，纪流传之远近，搜辑所集，略见于兹云。

第三、四册，按照己集、庚集、辛集、壬集、癸集顺序编排，

为正编后五集，共收史部、子部、集部书序跋二百余篇。第三册书首有《古今经传序略后五集小引》，结尾署有“甲午中秋日西庐自序”字样，并钤有“张隽之印”、“字文通”印两方。这说明是书的编辑者为张隽。并知后五集是在“甲午”即清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辑录而成。又据《小引》开头所云“余既第古今经传序略为前五集”，可推知前五集编录成书的时间必在此之前，大约在明末。

后四册为补编，按照补甲、补乙……补癸集顺序排列，计补经部书序跋一百七十余篇，史部、子部、集部序跋二百六十余篇。全书辑录自汉至明经、史、子、集书籍序跋近千篇。

《古今经传序略》一书，公私书目俱不见载，仅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（卷八史部十四目录类）“《经义考》三百卷，清朱彝尊撰”条下“附录”注云：“余家藏有钞本《古今经传序略》，明张隽撰，有竹垞图记，盖《经义考》之嚆矢也（鸿绶）”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为目录之书，于每书之后均载明卷数、作者，古今序跋，悉行收录，经训源流，藉此彰著。梁启超在其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曾评论说：朱彝尊“有《经义考》三百卷，把汉至明说经的书大概都网罗齐备。各书序跋、目录都录入，自己更提要批评。私人所撰目录学书，没有比他更详博的了。”然而以张隽《古今经传序略》与之对勘，就会明显地看到，《经义考》正是以《古今经传序略》作为蓝本撰述而成。如《古今经传序略》收录有关《左氏传》的序跋十二篇，而为朱氏全文录入《经义考》书中的就有九篇（其中注明“佚”书的序跋二篇，“未见”书的序跋三篇）。《古今经传序略》全书所辑录的经部书序跋近五百篇，几乎全被《经义考》采用。

《古今经传序略》的编者张隽，字文通，号西庐，吴江人，地方名士。其生平行事，县志不载。据清人节庵所编辑的《庄氏史案本末》，知其因受庄史案牵连死于清康熙二年（1663）。该书记载：湖州

乌程南浔故明相国朱国桢，博学多著述，有良史才，曾作《明书》一部，未刊而卒。其同乡贡生庄允诚，家富，长子庄廷铎目双盲，欲以瞽史自居，购得朱国桢《明书》稿，“乃聘诸名士茅元铭、吴炎……张隽……约十六七人群为删润论断”，书刊成后于庚子（顺治十七年）冬发卖。因书中多“忌讳语”被人告发，“列名于书者”皆论死，张隽与其难。《庄氏史案本末》不仅记述了史案的经过，而且还载有被害诸人小传，有关张隽者录之如下：

张文通馆于庄氏，草稿皆作细楷。时子相（按：指庄廷铎）已死矣。张以有明一代理学诸儒无能作传，故免应之，亦不虞其至是也……

张非仲隽，一名僧愿，一字文通，为博士弟子员，于经史百家无不得其旨趣，所游皆名彦。楼居积书甚富，手录者千余卷，拥列左右，已则坐卧其中。后为庄氏所召，作有明理学诸人传，其稿另录出，名曰《与斯录》。祸未发时已知其非，逃于僧舍，年已七十余（按：据此可推知张隽生于明万历十六年前后，明亡入清时已五十余岁），丁母忧，茆然缟素。有诗云：“空楼独夜雨床床，欲把平生细较量。灾异日新忧患短，悲歌不足寤思长。曾无入巷哀王烈，徒有抛娘学范滂。好个与斯题目在，轻讴缓板赴排场。”就逮时谈笑自若，与潘、吴诸人同死。所著有《西庐诗草》四卷。

据《中国丛书综录》，张隽《西庐诗草》一卷，手抄本，存清人钟贤禄所辑《二西遗诗》中。另有《西庐文集》四卷，宣统庚戌（1910）由上海国学扶轮社精印刊行。卷首有王文濡撰写的《序》文，介绍了张隽的一些情况，其中有云：

忆丁亥岁，馆于湖滨张氏，其族人廉伯孝廉为余道其族祖西庐先生事甚悉。先生讳隽，字非仲，一字文通，别号西庐，世居吴江泽溪。其曾祖赞湖滨吴淞马氏，因家吴淞之儒林里……少即颖悟，弱冠即见赏于元路倪公，目为大器。一

时名贤如张天如、杨维斗、章拙生辈皆订道义交，其所著述有《三藪》……著《测象》，辑《古今经传子史序略》，举春秋以后二千年人物定为八门为十卷，曰《与斯录》。又有《九洛序》，因洛宫绪余推而广之者也。至于韵学，有《四三韵略》，论列先朝理学名儒，有《卖菜言》以及序记赞跋杂文若干篇，皆戛戛独造，发古人所未发。未及付梓而先生以南浔庄氏史案牵连被戮于杭之弼教坊……

根据《西庐文集》所透露，张隽生前似曾在家乡设馆授徒，郁郁不得志。特别是晚年，忧患痼疾，支离委顿。《文集》卷二《与斯录自题》写道：“岁辛丑，余臂膝疾作，支拄小楼中，书楣间曰：‘一点残山一行树，半湾浅水半间楼’。”又说：“正月末，遭萑苻，青毡不存，继而家难淹起，顾影自怜，平生之所尊闻，至此茫无用处……”这里所述，真实地反映了张隽晚年的思想、生活境况。

张隽是怎样将如此数量的序跋搜集到一起编辑成书的？《西庐文集》没有涉及，难以考知，但是《古今经传序略》书中有些序跋的题下或结尾附有张隽所写的简略注释、说明，透露了一些有关情况。这些注释、说明皆为小字，以与正文相区别。或交待序跋之来源出处，或说明将其选录入书的原因，等等。虽只寥寥数语，却对我们了解《古今经传序略》的编录成书颇有参考价值，同时也可从中窥见编者的思想、识见。全书共有这样的注释、说明四十余条，现选录其中一部分，以见大略：

一、甲集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（节春秋一段）结尾注云：“是第一篇《春秋》本领文字。”

二、丁集《刘养晦孝经解序》（宋·黄震）结尾注云：“此一篇宜入丙之余。”

三、戊集《经序录序》（明嘉靖·归有光）结尾注云：“此序见太仆集中，惜不得其书为之一正。”

四、庚集《历代史衡自序》（明·韩昌箕）结尾注云：“仲弓（按：韩仲弓昌箕，张隲友）成是编，十年而遭乱，未及谋梓，捆载以随，恒虑失坠，急欲得其人而畀之。癸巳（顺治十年）秋晤于浔上，出手稿相订，因录其序。”

五、补乙《答殷侍御书》（唐·韩愈）题下注云：“此殷氏《公羊春秋》序也，录之见文公于经学先辈尊礼如是，是其本領所在，以文字求之未已。”

六、补丙《重刻王著作文集序》、《新刻震泽纪善录序》（明·祝允明）结尾注云：“隲结发，先君子携谒三贤祠，便欲得先生遗文而读之，耿耿至今，迄未得也。偶阅《京兆集》得此二序，去此又百年，二书已杳不可问。然见此序，犹见书也。予是以有《序略》之录，特置之丙集，以俟宝祐（按：南宋理宗年号，此代指宋《王著作文集》与《震泽纪善录》）序跋焉。”

七、补丙之余《经籍论书》（宋·叶梦得）结尾注云：“先生《经籍论》见《吴兴艺文志》凡十二则，未暇录也。读《日本刀歌》，怆然有感，故录此一则。”（按《经籍论书》载欧阳公《日本刀歌》云：“传闻其国居大海，土壤沃饶风俗好。前朝贡献屡往来，士人往往工词藻。徐福行时书未焚，逸书百篇今尚存。令严不许传中国，举世无人识古文。先王大典藏夷貊，苍波浩荡无通津。令人感激坐流涕，锈涩短刀何足云。”）

八、补戊《易解自序》（明崇祯·温璜）结尾注云：“先生殉难后，卷帙散亡，其刻集止十之三四耳。如此文乃不见集中，余从其从子始乾兄录得之。”

九、补戊《四明高氏春秋解后序》（宋·程秘）结尾注云：“朱子相惠予《洛水集》乃得此篇。”

十、补庚《传响集序》、《林屋集自序》（明万历·蔡羽）结尾注云：“国朝诗序少所录，不胜录也。此公文字有本末，故特著之。”

十一、补庚《唐诗绝句选本序》（宋·谢枋得）结尾注云：“章泉赵蕃昌父、涧泉韩泂仲止选五卷，迭山解海盐、郑心材以万历丁酉得之京邸，刻之，有自序。此本吴巨手兄寄到。”

十二、补辛《画继序》（宋·邓椿）结尾注云：“阅此等论，则后山所谓晚知书画真有益者，良不诬矣。”

十三、补辛《画史序》（宋·米芾）结尾注云：“见有舍其业而学画者，故附此数序，置之考工绩事之余，所谓小道可观者焉，亦以见此中之无所不有，而徒有之，不足贵也。”

十四、补壬《顺斋蒲先生文集》（元·黄潜）结尾云：“右件予得自钱生云、周恭肃家，旧物楮墨完好，间有缺页，已抄补。感其得失之故，为著其序。”

最后谈谈董说的《题古今经传序略》，题词云：

读《序略》者听之，某世某年月日，慎勿疾驰章句加深思，始皇帝三十四年制可丞相斯：非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皆烧之。皆烧之，六经不绝如丝。故汉有京房，故吴有虞翻，故熙宁己酉孟冬望日文同有黄氏《易图解》，故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序《诗集传》，新安朱熹。《春秋》善恶并书，圣如天覆无是非，翁作《序略》师仲尼，异同森列人自知。敬识时日寓所悲。吴兴董说。

董说的这篇题词在其所著《丰草庵诗文集》中作《题张文通先生古今经传序略》。令人难解的是，题词未置于文集，而是杂列在《临兰亭编》“乙未”年诗中。如果编排无误，则题词应写于顺治十二年乙未（1655），也即张雱编辑《古今经传序略》成书的次年；然若细加品味其内容，读题词中“慎勿疾驰章句加深思”、“敬识时日寓所悲”等语，则使人明显感到，这篇题词决非成于张雱生前，当是写在张雱遭文字祸被杀之后。董说如此安排，个中消息不言而喻。

董说，字若雨，又字月函，号西庵。张雱同乡。据《中国历

史人物生卒年表》，生于明泰昌元年庚申（1620）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（1686），小于张隽近三十岁。据吴兴刘承干撰写的《丰草庵诗文集·跋》文记载，董说为“明季诸生，幼稟家学，后出太仓张溥门。精研五经，尤邃于易。方言地志、星经律法、释老之书靡不钩纂。工古文词”。明亡，遂无意功名，屏迹丰草庵。“丙申（顺治十三年），削发灵岩，更名南潜”。每出游，则有书五十担随之。其诗清淡荒远，“文境亦清洁如其为人”。有序文七百余言，“纯是磊落不平之气”。著述凡十余种，有《丰草庵诗文集》二十四卷，《七国考》十四卷，又有《西游补》等。

张隽与董说之间的关系，从《丰草庵诗文集》中，知张、董有交往，并有诗词唱和。《丰草庵诗文集·文苑编》有《书先君赠非翁长歌墨迹后》（丙申）云：“先大宗伯手评两《汉书》落人间，非仲先生力购归先人，先人手书长歌为谢。非仲先生义甚高……”。又云：“而数年来，非仲先生授经南村，怜余愁病，则为余买书，故《病孔雀编》载志感诗……非翁于余家亦世有图书缘矣。”《病孔雀编》（辛卯）载《张非翁为余买书志感》诗为：“感恩聊寄绿萼笺，重结他生文字缘。门外苦催赊药券，人间谁假买书钱。空登西阁日相忘，同在南村竟各天。万卷子孙能永保，只教世世颂高贤。”又《丰草庵诗文集·登峰编》（甲午）《忆张非翁》诗云：“吴中高士张夫子，睽离十载情缠绵。借书不惜手抄本，问疾兼忧买药钱。往时寄赠两吟轴，古松流水同澄鲜。一人知我死无恨，且研秋雨终残年。”该编尚有《非翁拟迁得上诗以促之》；《西台编》（辛卯）有《读〈西台恸哭记〉和张非翁》、《读非翁〈石船存草〉有感》、《从非翁借书复用前韵》；《红蕉编》（癸巳）有《闻非翁卜居得上复用前韵》；《临兰亭编》（乙未）有《吊古松和张非翁》。从以上这些诗中，不难看出张隽与董说之间的深厚友谊，董说为张隽《古今经传序略》撰写题词，充满钦敬怀念之情，乃在情理之中。

书之有序文跋语，犹人之有冠冕，非此则难以考见书籍内容之梗概及刊刻岁月之远近。《古今经传序略》虽为书籍序跋之汇编，但是它成书较早，收罗序跋数量较多，在同类书中绝无仅有，且又系孤本，鲜为人知，因此无论从版本角度，还是从内容方面来看，都有一定价值。通过它可以“以序征书”，按图索骥，起到书录题解的作用。特别是书中有“书亡而序在”者，更可通过这些留存的序跋，考见亡佚书籍的内容及版本等情况。朱彝尊利用《古今经传序略》书中的经书序跋，撰述成洋洋三百卷号称淹博的《经义考》，省却许多翻检之劳，也足以说明其实用价值。如能将《古今经传序略》一书整理出版，公诸于世，对古籍研究是会有所裨益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

《室名别号索引》误例一则

《室名别号索引》第200页“铃山堂”条下作“明长洲文嘉”，误。

文嘉字休承，号文水，室名归来堂，乃文徵明次子。明嘉靖乙丑年（1565）五月，文嘉奉命察看籍没严嵩（室名铃山堂）的新宅及诸旧宅所藏书画时，随手记了一个目录，事后经过整理而成《铃山堂书画记》一书。此书于明隆庆戊辰年（1568）十二月付梓问世，此后不少丛书均收有此书。显然，《室名别号索引》的编者将《铃山堂书画记》一书的书题中室名“铃山堂”误作编者文嘉的室名了。诚然，书题中的室名多为作者室名（尤其是诗文集），然并非一概如此，此正一例。

• 蔡贵华 •

